

四大皆空與錢多、事少、離家近

◎文 / 韓良誠

在五月十三日，班代趙昱博同學，一大清早就在急診部討論會門口等我，並交給我今天宣誓典禮的邀請函。當時雖然我們只有短暫的交談，但是，他在我腦海中留下了「負責可靠，並且也充滿信心」的好印象，謝謝趙醫師。

謝謝你們在座各位同學的邀請，讓我今天有機會來參加這個你們一生之中，極重要的一次盛會，並和各位分享一些我的人生經驗。

去年年底，林其和前院長送給我一本好書——《台灣心臟外科第一人——洪啟仁醫師的生命故事》。我廢寢忘食般地，先後看完兩次之後，直到今天，一直有一些書中的話語，在我腦中激盪。加上上個星期，我當小兒科醫師的五弟良博，從美國帶一位友人來參觀台灣，並且也來我家住了幾天。這位友人是道地的「美國工人」，也就因此，洪啟仁教授和這位白人工人，這兩位「教授」和「工人」，各自的小故事，給了我一些聯想與省思。

在 1991 年 12 月 14 日，大約二十五年前，在這個今天各位做宣誓典禮的「石泉廣場」的啟用典禮時，我曾經講過如

下的一段話：（《景福兄弟耕心集》上冊 207 頁）

「當一個臨床醫師，雖然常常可以分享病人得到健康，或解除病痛時的喜悅，尤其是當病人重新拾回生命時的那份感激，會讓醫師有很大的成就感。但是，畢竟這條路是『漫長而艱苦的』。」雖然 25 年前我說是「艱苦」，但是在今日，正如成大醫院的林啟禎教授所說的：「有苦有樂是人生，苦中作樂是提升」。前兩天我送給各位「台大醫訊雜誌社」出版的第二版《樂在醫學志業中》一書所說的「樂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洪啟仁教授在去年 (2015) 的醫學週，以「先天性心臟病治療演變及發展展望」為題，作了一場學術演講。我曾專程赴北去聽這位，自從住院醫師時代直到今天，一直是我心目中，多年的典範醫師的演講。在結語中，他也同樣地特別談到：「醫者的養成，漫長辛苦是必然，挫折是必然，但這也是將擔負重大責任者應承受之必然。」

我希望各位，藉著今天的宣誓典禮，好好思考：從今天起，要真正開始「擔負

維護生命之重責大任」的第一天，能實實在在下定決心，去實現各位剛才舉手宣誓過的醫師誓詞的內容，以及成大醫院的創院宗旨。有沒有哪一位同學知道？請舉手好嗎？——是「生命、愛心、卓越、創新」，特別是第一句「生命」。毫無疑問的，生命的維護將是各位此後終生都要以「敬畏的態度」去擔負的重大責任！

洪教授在書中語重心長地談到，最近困擾醫界的四大，甚至五大皆空，找不到願意獻身於工作上「比較辛苦的內外兒婦」四科的醫師。但是，正如洪教授所言「……這些科，卻是我們老前輩當年爭相進入的科別」。現在，真的變得那麼辛苦了嗎！？也許大家可以坐下來好好討論。但是，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，像洪教授所從事的，比較辛苦並且具挑戰性的心臟外科工作所帶給他的，不也是除了醫業之外，別的行業無法享受的快樂、溫馨和成就感嗎？何況，我也相信，這應是六年前你們絕大部分的人，報考醫學系時的初衷吧！不是嗎？這些洪教授的話，更進一步讓我聯想到，我剛才提到的我弟弟的美國工人的故事。

他的故事是這樣的：在高中畢業的前一年，他請教學長，有關申請進大學之後的感想。這位學長告訴他，新生訓練時，

教授講過的一段話說：「你們選擇將來專攻的學系時，也許可以考慮、參考三件事：（一）確信自己的能力將來可以勝任的工作，（二）可以帶給你所服務的對象，很大的歡喜之工作，（三）可以不要去斤斤計較工作之後的報酬的那種工作。

雖然這位工人，他自認高中的成績是可以申請不錯的大學的，但是經過考慮之後，他選擇了做廚房、廁所，或是家裡下水道塞住時的打通的工作，而未進大學，並且他在工作上還堅持「不計工作時間的長短，如果打不通就不收錢。」住過美國的人都知道，別人做這種工作，不管有沒有打通，都是從工人到達客戶家就起算服務時間的。但是因為他富於同理心和研究心，如果打不通，他似乎比客戶還心急，別人打不通的時候，他會好好回家研究、再研究，但是打通之後，客戶的歡叫聲，就常帶給他很大的成就感。因此開業不久，他就立刻有源源不斷的工作可做。此外，這個人在工作之餘，他又很喜歡看人文、地理、歷史之類的書，因此見識也很廣，結果，下至販夫走卒，上至大學教授，只要跟他談過話的人，都以為他是在大學教書。

他在工作 20 年之後退休了，目前正在享受周遊列國之樂呢！

我知道他的不計工資、但求做好工作的做事態度之後，也聯想到我親身經歷的另一個小故事。

在 1980 年，我當台南基督教青年會理事長期間，曾經應邀出席東京 YMCA 的百年大慶。

在慶祝典禮的前一天，我到達羽田機場，走出機場時，就立刻把我的邀請函交給一位計程車司機，為的是，上面印有開會的地點和時間。因為當晚是慶典之前的小組會前會，因此是被安排在東京的韓國人經營的小型 YMCA 旅館開會，而開會時間則是訂在下午七點。結果，這位司機先生，從羽田開了一個多鐘頭，已經超過七點了，還在大街小巷內鑽進鑽出。最後，到達目的地的時間是七點十五分。我下了車，手中緊緊的握著錢包，司機也下了車，我心想，在東京跑了超過一個半鐘頭的車資，一定是很高、很高吧！可能要台幣七、八千元以上？但是，讓我一時不知所措的是，這位司機下了車，走到我面前，脫下帽子，恭恭敬敬的彎身行了「日本式」九十度的敬禮，然後開口說：「我的職業是司機，你也給了我正確的地址，和足夠的時間，結果，我還讓你耽誤了開會的時間，我怎麼可以收錢呢？」。說完話，他又行了一次「最敬禮」（日語，同

前之「日式敬禮」），轉身立刻坐上車，揚長而去！！我看著在車來車往，非常熱鬧的東京街道上，他的小車，慢慢地變小，再變小…，最後消失在人群之中。瞬間我的眼中卻充滿了淚水，我對他的尊敬，也湧上了我的心頭。

雖然，也許一般人會覺得他做的只是一個「小司機」的工作，但是當時，我除了感動和尊敬，也深深地覺得，這種「忠於職守，不計報酬」的做法，在工作態度上可以說是到達了「最高的境界」。這到底是什麼力量使然？是自我的涵養、是家教、是國家的、是社會的教育、是日本媒體長期的影響，還是人性的溫暖？…我不知道，但是他這種工作態度，怎能讓一些年輕，甚至中年、年老的，忘了當年學醫的初衷，還常常斤斤計較，要求「事少、錢多、離家近」的部份醫師，不覺得臉紅、汗顏呢！？

以上請各位深思！

謝謝各位。